



重推

中国传统戏剧的古往今来

□ 谢柏梁



张石山、王芳两位作家在新近出版的《戏台上的中国》一书中跨行谈戏的好处,就在于以普通人的视角来看绝不普通、值得关注且耐人琢磨的戏曲文化。他们在该书中设置了九个章节:第一章——我们从小爱看戏;第二章——城里乡下戏迷多;第三章——脸谱与行当;第四章——戏曲程式诗意味;第五章——炫目绝技功夫深;第六章——戏剧源流脉络清;第七章——戏剧和文学的关系;第八章——戏剧与生活的互动;第九章——中国戏剧前景展望。

作家谈戏,别有匠心。书中的前两章,都是代入感特别强的生活体验和看戏记忆。不管年龄大小,无论城市乡村,百姓都对戏曲有着深刻的记忆。读完这两章,我们的脑海中便浮现出多少戏人戏事,多少观剧者的记忆。鲁迅笔下的社戏感觉,在这两位作者的笔下,得到了更多的印证、衍生的美好景观。

第三章到第五章,分别谈及戏曲脸谱与行当、戏曲程式与绝技,这便是对戏曲本体的逐步深入。他们认为贺兰山的那幅万年前刻下的人面岩画,其实就是脸谱或曰人类最早“化妆术”的呈现,这也给人以融通中外古今的诸多启示。他们讲山西蒲剧大师阎逢春到上海演出,请麒麟派大师周信芳来看,周信芳明面上谢绝,却暗地里去观赏,最后还赞扬阎逢春的跑城更高明,其走路、跑路,靴子功、水袖功、髯口功及其独门绝活帽翅功更是天下第一绝。

第六章追溯戏剧源流的大致脉络,成一家之言,富于启示意义。想要把戏曲艺术的脉络理清谈何容易,因为综合艺术的起承转合特别复杂。但是该书第七章叙述戏剧和文学的关系,写得精彩,毕竟这两位爱戏如命的对话者,本身就是作家。比如谈到著名作家赵树理称自己是“生于《万象楼》,死于《十里店》”这两部原剧的剧作,而赵树理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个剧作家,其次才是小说家。这也说明作家往往将戏剧看成是文学桂冠上的明珠。

第八章写戏剧与生活的互动,特别能令人共情。戏剧中演绎的故事,我们明知道是编演出来的,却都会在某个瞬间相信是真的。不然,戏中人为什么会演着演着,悲从中来,在舞台上就哭得不能自控?那种情感绝对是真的。真的人,扮演假的人,演出真的情,真假真假,混淆在一起,就成了能牵动我们喜怒哀乐的戏。中国戏曲,只能说是好极了!

关于中国戏曲前景的展望,两位作者面对年轻人对戏剧敬而远之的现实,认为让喜欢的人更喜欢,吸引更多的年轻观众进来,那就足矣。

用对话的方式来讨论生命、艺术和戏剧问题,自古以来就有。从《尚书·商书》到《国语》,从孔孟到宋玉等主客问答的骚体赋,皆是如此。近现代人对总体上不再用论文体写作。但是戏剧就是以对话体包括歌唱在内讲故事的艺术。两位作者以对话体娓娓道来,从地方戏曲和剧目,延伸到中国传统戏剧的悠远脉络和朝野风尚,话短情长,引人入胜。

我愿意为本书中关于年轻人看戏

回归、民族认同、家园认知和生命痕迹的入韵归辙。东西南北中,那些生于泥土归于泥土的人们,又有谁能拒绝最富于泥土气息的戏曲弦歌呢?

佩服二位作者的多样笔墨和生动可感的表达。中国传统戏剧,如同中国传统文化一样,堪称“雍容华贵”,可谓“博大精深”。戏剧,曾经在中国人民的生活中发挥过无与伦比的巨大作用。在影视等现代传媒进入人们的生活之前,欣赏戏剧,是中国人最为普及和最为重要的精神生活内容与审美体验之一。演戏看戏,娱神娱人,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的道德人格养成,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的审美格局养成。如果说,遍及中国乡野的民歌,相对而言是张扬个性的话,那么传统戏剧更加注重的是维护群体伦理秩序。千百年来,受中华文明影响的亿万民众,恪守传统道德、国之四维,践行着中华民族崇尚的忠孝节义。传统戏剧应运而生,粉墨登场,又在戏台上演绎再现着那典型化了的忠孝节义。

对于所谓正史,中国传统戏剧对之演绎,都有一个戏剧化、通俗化乃至脸谱化的改造过程。换言之,中国戏剧的这副面目,是中华文化的世俗化与艺术化的呈现。在都会,在城市,在乡野,在山村,中国传统戏剧,一直施行着民间自我教化的功能。

正是因为该书对中国戏剧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巡礼,不啻是了解中国戏剧的一部“小百科全书”。生动不等于不深刻,通俗往往能够超越流俗,隔山观景,也许能够更加高远,跨行论道,也许能够更加真切。从此意义上言,该书确实对中国传统戏剧,起到了诸多勾魂摄魄,拢心聚情的效果。

由此出发,大家多去剧场看戏,可与本书相印证;多看些传统文化的书,那么传统戏剧更加注重的是维护群体伦理秩序。千百年来,受中华文明影响的亿万民众,恪守传统道德、国之四维,践行着中华民族崇尚的忠孝节义。传统戏剧应运而生,粉墨登场,又在戏台上演绎再现着那典型化了的忠孝节义。

《戏台上的中国》,张石山、王芳著,研究出版社出版



剧《大禹治水》剧照 资料图



台上台下 资料图



天水村戏 孙镇

书评

清溪洗亮的岁月之光

□ 滕飞

李均曾在《李均诗选》座谈会上坦言:“写作既是为了记录那些岁月中不可忘却的记忆,也是重拾自己、建设内心世界的过程。将过往作品整理成册出版,则是为了重温当初创作时的心境。”他四十多年坚持不懈地写作,是对自己重新塑造和内在打开的呈现。阅读这部作品,我们仿佛和他一起漫步人生的辽阔牧场,一起感受这个历程的艰辛、美好以及其中闪耀的文字之美和人性之光。

《李均诗选》信息量很大,特别是他的散文,囊括了历史人文的介绍和感悟,包含身临其境的沉思与提炼,以及饱满的情感抒发和所见所闻。有评论者指出,李均的写作是一种在场的、步入式的书写,让读者身临其境,并洋溢着昂扬的精神气韵和跃动的生命活力。的确,阅读李均的作品,发现他会激情澎湃、饱含深情地为你介绍工作的感受、当地的文化和自己内心的体悟,充满诚意而又毫不刻意和勉强,如同祁连山融化的雪水般清澈透亮。

李均在河西走廊工作生活多年,尤其对祁连山、天祝、肃南等地和裕固族的历史文化十分熟稔,并且具有超越地域的凝练性。他在《仰望祁连》中写道:“将祁连山放入更大的人文及自然背景下,才能真正理解它对甘肃乃至中国的意义。”“地理意义和文化内涵远超出我们的想象。”作者通过对祁连山历史文化的反复“回溯”而做出这种判断,不仅言之有物,而且充满卓识远见。

书中的《裕固之歌》《裕固风情》等文章显得格外珍贵。李均在肃南一带生活工作了十多年,他始终带着研究、分析和提炼的眼光扎下根去,并以自己的方式融会贯通后娓娓道来。正是有了丰富积累和深度观察,他写肃南等民族地区生活的作品,才性情然浸润进文字当中,作品也格外灵动与活跃。《做客》就是这类作品中最为闪亮的一篇,其精彩的开篇充满了画面感、代入感和空间感,“回到了阔别三十多年的康乐草原,我们去牛毛山下康乐大叔家访旧。正巧,康乐大叔和小儿子雪松刚刚牧羊归来,笑盈盈地在帐篷前迎接我们。‘哎呀呀,是哪路祥云把贵客引来了?有些年没见你们啦!’‘是啊!我们专门看望你来了!瞧你,老人家吃了多少羊肉呀,脸上都快渗出油来了。’这样生动而自然的对话,瞬间将裕固族同胞的性格和说话方式呈现给读者,满溢的幸福充盈在纸上。随后,在制止主人安排宰羊招呼老朋友时,康乐大叔讲了一段十分精彩的话,“早些年你们来,我康乐别说宰个肥羯羊了,就连个乏羊肋条也难得让你们吃上。如今,这算个啥,宰只羊就像打颗鸡蛋。”这样精当的比喻,充满生活和大地本身的活力与美妙,文字如同从土壤中自然生长出来一般,这是李均长期对当地百姓生活观察和融入的结果,无比熟稔又饱含深情。

在书中,作者用力讴歌了“芨芨草”“梭梭草”以及骆驼等,它们不起眼、不张扬,但耐得住寂寞、干旱和考验,在茫茫大漠和“死寂之地”延续着不息的生命之美。正如他年轻时在《写作心声》中写的那样,“我深深地钟情于文学,正因为如此,我选择了写作这条路,是想用笔告诉人们,在经历了人生的坎坷之后,我要把手中的笔杆子化为苦难生活的动力,用写作来充实自己,用笔记百百姓心声。”无论工作多忙,甚至在出差路上,他都会抽出一定的时间来写作,这种坚持与信念让其生命变得青春洋溢,充满着健康明朗的气息。

李均的诗歌创作同样具有鲜明的风格,他有许多表现民族地区生活的佳作,如反映肃南生活的《草原情韵》组诗,其中写皇城滩早晨太阳照耀草原的诗句,牧人“冲出一夜的迷惘,踏落报晓的露珠”的炙热情感直扑读者眼帘。和散文相似,李均在诗歌创作中大量吸收民歌的特点,显得清新而灵动。

总体说来,通过这本书,我们看到了文字和创作对于一个人生命的意义。如果作者能延续《做客》《夜访牧人家》《哈素海》一样的创作节奏,并融合《裕固之歌》等作品中的知识性和信息量,创作空间是值得期待的。文学创作绝不是让人们成为不关心现实和世事的“消极者”和“隐遁者”,而是让人有更加宽广的视角来重新打量人生,感受世界的广阔与天地的苍茫,这也是李均诗文中流露出来的岁月之光。

《李均诗选》,李均著,作家出版社出版

动态

桑梓情韵凝诗行——诗集《四香斋雅集》出版

在岁月的长河里沉淀智慧,于诗行的韵律中传递真情。近日,河西学院原副校长徐德祯创作的诗集《四香斋雅集》由敦煌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。这本凝聚着诗人感悟与才情的诗集,为广大读者开启一场触动心灵、启迪思想的诗意之旅。

《四香斋雅集》由旧体诗集《闲窗待月》和现代诗集《清润牧云》两部组成,共收入作品1200余首,其中三分之一是写甘肃的。这些作品,或取诸自然气象,觅日月山水之魂灵,歌大千世界之奇妙造化;或取诸生命景象,合物候草木之律动,咏万类生灵之倔强繁盛;或取诸文化镜像,遣人类创造之存续,吟性情怀抱之得道升华。可以说,陇原大地的自然、人文景观和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,是滋养作者创作的不竭源泉。

诗集里的每一首诗,都像是一颗饱含深情的种子,播撒在读者心间。作者多年来深耕于诗词创作领域,其诗词风格独树一帜,曾在《飞天》等刊物上发表作品300多首。在漫长的创作历程中,他以笔为舟,以诗为帆,用文字记录时代,用诗词诠释对生活的热爱,无论是描绘山川湖海的壮丽画卷,还是抒发人生百态的细腻情感,抑或是对深邃哲理的不懈探寻,皆能以清新自然且精神饱满的笔触,展现出深厚的文学造诣与敏锐的艺术感知。复旦

大学教授、著名文学评论家陈思和在《序》中写道:“诗人徐德祯写诗不重人情世故,不写身世境遇……他的心思流连于湖光山色、树木花卉、四季时令,读万卷书行万里路,一路采风一路咏唱。他的行脚渐行渐远,诗域也越来越广阔……几乎整个中华山河全景都呈现在这部诗集中。”

从创作风格来看,徐德祯的诗作兼具质朴与灵动之美。情绪的真挚饱满、感受的真切深入、风景的逼真如画,以及将一切描绘得出神入化的语言,均给读者带来一种富于美感的意境。如“天马云无际,毡房酒已酣。牧歌穿晴谷,禅语伴翠岚。若解身心累,醉在丹崖间”。简单几句便勾勒出马蹄声游人如织的盛况,让浓郁的民族风情扑面而来。同时,诗中又不乏灵动的艺术想象,如他歌咏张掖七彩丹霞的诗句:“流金迷万壑,溢露醉千台。”生动地描摹了七彩丹霞的壮丽景象,展现出诗人对自然美的深刻感悟。总之,该诗集内容丰富多彩,有对古老传统习俗的追忆与礼赞,也有对山水景色的倾心描绘,无论是潺潺的溪流,还是巍峨的山峦,在他的笔下都焕发出一种独特的生命力。徐德祯表示,希望通过这些诗作,让更多的人了解张掖、了解甘肃、了解中华大地独特的魅力,进而激发人们爱家乡、爱祖国的热情。(祁晓蓓)

《五月黎明》研讨会举行

近日,由西北师范大学中外写作中心、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(新闻学院)、甘肃省当代文学研究会主办的巴陵锋篇小说《五月黎明》研讨会在兰州举行。

有关专家表示,《五月黎明》叙事既灵动又平实,传奇笔调和日志文体形式形成文本张力;逃亡与追逐的故事中嵌入谍战的奇诡,各色人物的融入,形成主

题乐章和多声部的混响以及狂欢化的特色。小说中的人物极具符号学价值意义,是对传统文化的致敬。小说情节、故事极具戏剧影视风格,文本受媒介影响,语言极具地方性。同时,该书思想精深,文本整体纯熟,艺术手法精湛新奇,情节草蛇灰线,伏笔千里,结构上具有吸引人的亮点。(王郢)

纸上书店

《石头城》

房伟著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

《石头城》讲述了抗日战争期间南京城被日军攻陷后,居住在此的一家三代人的命运沉浮。在残酷环境中,他们为抵御外侮付出惨痛代价,也在斗争中实现了个人为家、为国的理想追求。

作者通过对史料的收集考证,在故事中尽可能客观、全面地展现南京沦陷时所面临的复杂国内外环境,以及当时国内社会不同派系在严峻生存环境下的求生与反抗。在壮烈的历史背景下,以书中一家人为代表的国人上演一幕幕热血与泪、生与死的英雄赞歌。

启事:因条件所限,未能及时取得联系的作者,敬请与本版责任编辑电话联系,以便为您付酬。

滴水藏海

流动的文明

□ 俞金尧

“文明”一词是对社会复杂事物的一个整体概括,当人们谈论文明时,其含义非常丰富并且复杂。从大的方面来说,整个人类历史就是文明发展史,现代世界仍然可以被划分成几大文明。这些文明都具有宏观的形态,但确实也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有关。所以,从微观方面来看,“文明”一词也可以表达细节,比如我们有口号“讲文明,讲礼貌”“讲文明,树新风”,这就是提倡把文明落实到每个人的生活细节,在人们的日常行为中体现文明。

近年来,一些学术会议基本上都把“文明”列为会议主题,文明研究几乎成为热门。不久前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发布成立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的消息,进一步提高了文明研究的热度。在西方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希腊,设立这样的研究机构也表明中国对于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视。

实际上,令人比较困扰的问题是“文明”定义问题。考古学家们认为,文明的诞生以文字的出现为标志。这样,有没有文字,就成为文明认定的标准。这个标准是西方人提出来的。不过,以文字的出现为文明判断的标准,具有局限性。印第安人大多数没有文字,但谁都不能否认印第安人创造了独特的文明。事实上,19世纪的欧洲人发现中东和近东古代文明时,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古代文明的真实面貌还没有充分呈现出来。比如四川三星堆考古发掘说明,三星堆文明高度发达,但迄今为止没有发现文字,可是谁也不能否认这个发达的文明应该有更加久远的历史。可见,文字是判断文明的一个重要依据,但不应当是一个必要条件。文明是流动的复杂整体,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实践推动文明发展进步。文字的出现是文明发展整个过

程中的重要表征,但流动的文明会展示多样的表现形式,而不仅仅限于文字。如果文明开化与自然野蛮相对,我倒认为,秩序的形成是文明的本质体现。这种秩序既体现在人的行动和社会交往上,也体现在政治制度上,具有广泛的包容性。凡是形成秩序的地方,必定出现了文明,而这样的“文明”呈现,与文明中的每一个人有关,人人都是文明的创造者、守护者和传播者。

如此,在中国的文明形态里,“礼”就是秩序的最好体现,而礼器正是“礼”的物质表现。青铜器里有大量器物就是礼器。比青铜器更早的礼器是玉器。良渚遗址中出土的玉琮、玉钺等器物表明,“礼”,即秩序,在5000多年以前就已经在中华大地上形成了。

(摘自《人民政协报》2024年11月25日)